

看了又看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
CLASSIC
The Colour by E. Nesbit
Copyright © 1904 by E. Nesbit
Copyright © 1999 by E. Nesbit

色彩

THE COLOUR

[英] 罗丝·特里梅因 著

魏春莲 译

一个追求“不可能”的故事
探求人类快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C {看了又看} 世界文学大师作品
CLASSIC Beautifully designed, elegantly written,
bravely done, courageously different,
disappearing, fundamentally significant

THE COLOUR 色彩

[英]罗丝·特里梅因 著
魏春莲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THE COLOUR by ROSE TREMAIN

Copyright: © 2003 by ROSE TREMAI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4-4228号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色彩 / (英) 特里梅因(Tremain, R.) 著 ; 魏春莲译. — 北京 : 清华大学出版社, 2014
(“看了又看”世界文学大师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colour
ISBN 978-7-302-37576-0

I. ①色… II. ①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2347号

责任编辑: 纪海虹

封面设计: 黄佳菁

责任校对: 王荣静

责任印制: 沈 露

出版发行: 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: 100084

社总机: 010-62770175

邮 购: 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 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: 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45mm×210mm 印 张: 10.75 字 数: 272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4000

定 价: 32.00 元

产品编号: 055709-01

谨以此书献给我热爱的金牌队

淘金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结构，导致了道德沦丧，把原本理性的活动变成了一场疯狂。

——《利特尔顿时报》，新西兰，1861

金子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。

——《西海岸时报》，新西兰，1866

目 录



第一部	/1
土屋 1864	/3
“美女”的衣服	/21
奥查德牧场	/34
来自中国的茶叶盒	/51
在白色的石堆里	/63
防腐剂	/80
线	/94
讨价还价	/107
德朗格旅店	/117

第二部 /131

冒口 /133

干净整洁的房子 /146

破了的画 /156

拼命干活 /168

塔拉玛考之路 /181

一个男人的珍贵名字 /191

白虫 /205

地下森林 /216

距离 /230

第三部 /241

瀑布 /243

梦的力量 /254

两个世界之间 /267

山洪暴发 /278

铃鸟歌唱 /289

一英亩土地 /302

白梅的笑声 /313

木房子 /324

第一部



土屋 1864

1

最寒冷的风是从南面刮来的，而土屋就建在寒风必经之路。

约瑟夫·布莱克斯通整晚都没有合眼。他在想是否应该将房子拆了，到别处去重建，比如到山谷下面。他在脑海里已经将房子拆了。

他想象着把房子建在山丘的背风处。但事实上他对此保持着沉默，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冬天来临了。土屋仍然立在原处，立在寒风必经之路。

这是他们在此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。这里的土壤灰灰的，原本黄色的草被冰雹袭击后也变成了盐一样的颜色。午后的天空被紫罗兰色的云层笼罩着，看来一场大雪在所难免。

约瑟夫的母亲丽莲坐在木桌边修补瓷器。房间里太冷了，因此她戴着帽子。瓷器从英格兰运来时被弄碎了。丽莲·布莱克斯通说，瓷器是笨手笨脚的工人在装卸货物时太鲁莽弄碎的，因为这些人压根儿不知道私人收藏品的价值。约瑟夫温柔地说：“你不可能指望旅行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还不弄碎点儿小东西。”可是他母亲打断了他：“一点儿小东西？这不是一般的小东西！”

母亲的恼怒让约瑟夫沮丧。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母亲。面对一堆瓷器碎片母亲似乎束手无策，她可能已经记不得瓷器原来的样子了。她不停地捣弄着手里的碎片，可这些碎片就像不听指挥的字母，拒绝被拼成一个单词。偶尔

母亲也会突然想起点什么，然后壮着胆子用胶水将一些碎片拼在一起。当她把碎片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后，她会用一种夸张的激情压一压，同时嘴里似乎在祈祷，又似乎在默念她知道的唯一一个法语单词：哇啦，不过母亲总是读成“乌拉”。所有这一切在约瑟夫看来都只能证明一件事：把母亲带到新西兰来让她失望了，而他总是让母亲失望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努力——至少他自认为——取悦母亲，但他没有一天让母亲真的满意过。

但是现在他结婚了。

他的妻子哈蕊特·索特是一个高个子女人，有一头棕色的头发。对于她，丽莲·布莱克斯通是这样评价的：“她举止得体。”约瑟夫很赞同母亲的评价，而且他对此有更深的体会。

约瑟夫将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，崇拜地看着他的新婚太太。看到跪在炉火旁的哈蕊特，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感激和爱意。尽管火炉很不合作，哈蕊特依然很有耐心地拉着风箱，一言不发。举止得体！即使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小屋里，屋内寒气逼人，烟熏火燎，胶水散发出像药一样的浓烈气味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她依然举止得体。约瑟夫很想走过去搂住哈蕊特，把她的秀发缠绕在手心。他还想趴在她肩上，告诉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的秘密——她拯救了他。

2

到基督城^①后，约瑟夫亲自督促，买了修建土屋的材料——白铁皮、松木板、钉子，另外还买了大捆的印花布。他雇了工人，租了马车，最后决定朝西北方向的欧库库流域进发。

哈蕊特恳请新婚丈夫带上她，她缠着他，央求他。要知道她一直举止得体，从不哀叹抱怨，但她毕竟是个女人，对新奇的事物充满渴望。当她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，她就能够看到一个等待着她的新奇世界，有时是在孩子的幻想里，有时是在苍茫的夜空。这个世界与她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，这个世界处在荒野之中。一想到她可以用石头、泥土修一幢房子，有门窗、屋顶、烟囱，她可以住在里面，她就觉得兴奋。她渴望看到在空旷的土地上慢慢建起这样一幢房子。她想探索如何将土块碾碎，将金黄色的草垛砍碎，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。她想自己做所有的事情，不管花多长时间，不管夏季的烈日是否把她晒得黝黑，也不管她是否得像小孩子一样从头学起。她曾经做过十二年的家庭教师，现在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崭新的地方，但她还想尝试更多新鲜的事物，比如到荒野去。

约瑟夫·布莱克斯通温柔地看着妻子。他能看出妻子非常渴望全新的尝试，但和往常一样，他得考虑母亲，因此不能草率答应。

“哈蕊特，”他说，“对不起，你得留下来，我还指望你帮母亲适应新西兰的生活呢，首先你要帮她找到合唱队。”

可哈蕊特认为住在丁思戴尔夫人整洁的家里，加上夫人的帮助，丽莲自

① 基督城位于新西兰南岛东岸，又名“花园之城”，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，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。基督城有浓厚的英国气息，艺术文化气息浓厚，设施完备。

己可以找到合唱队。哈蕊特还说：“很快她就不需要我帮助了，约瑟夫，是她想唱歌，不是我。”

“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，”约瑟夫说，“你不了解全新的环境对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来说意味着什么。”

“房子里都一样，”哈蕊特不想妥协，“你母亲现在用的水壶、盆子和原来的并没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“可窗外唱歌的鸟是不一样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是鸟在唱歌，不是猴子。”

“阳光不一样。”

“温度也就相差一度，这对她没有坏处。”

他俩就这样不停地对话，实际上，这不是对话，而是一场小小的战争。这是他们的首次交锋，两个人都不会忘记，最后战争以哈蕊特的失败告终。早上约瑟夫出发时，哈蕊特不敢正视他和丽莲，她不想让他们看到她的痛楚。

她跑上木梯，走进刷了绿漆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她站在窗前，呼吸着外面咸咸的空气。她渴望变成一只小鸟，一头鲸鱼也行。这样，在人们发现以前，她就可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。三十四年里，她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束缚中。现在，她又一次向它妥协了。是约瑟夫，而不是她，将在空旷的原野上建起他们的房子；是约瑟夫，而不是她，将在星空下燃起篝火，聆听丛林深处传来的呼叫。坐在整洁的房间里，她不再愤怒，代之而起的是深深的寂寥。

3

有人告诉约瑟夫，在当地，从英格兰来的人被称为美冠鹦鹉。

美冠鹦鹉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，他甚至都记不起这到底是种什么鸟。

“在土里刨刨，找点需要的东西，叫几声，再继续，这就是美冠鹦鹉。”

约瑟夫想起了一种灰色的鹦鹉，很忧郁，总是在笼子里焦躁不安。他说他可不是这种鸟。他说他希望在欧库库河畔开始新的生活，能过持久安定的生活。

“祝贺你，布莱克斯通先生，向你致敬！”那人说。

约瑟夫没有讲他在英格兰不光彩的经历。

“你考虑得很周到。”他们开始修房子后，工人们说。工人们将土和草弄碎砌墙，把大石头敲成小块砌烟囱。他们都比约瑟夫强壮，他们经常凝望着下面的平原——当地人称之为“平地”。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几乎找不出一棵树，静谧得像沉思的猫头鹰。

“想什么呢？想家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别不承认，布莱克斯通先生，我们都想家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再次否认。他磨磨刀，开始切草，还吹起了口哨。他可是个乐观的人。当他凝视平原，仰望远处的高山时，他的心中满是期望。他终于到这里了，新西兰的南岛屿，他们称之为奥蒂罗^①——白云的天

① 毛利语中的新西兰。

堂。尽管他在英格兰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，但他挺过来了。他的希望在这里，在岩石中，在奔流不息的溪水里，在远处的森林里。

有哈蕊特的帮助，约瑟夫坚信，凭他们的努力，他们可以诚实富足地生活。总有一天，丽莲会过上舒适的生活。总有一天，丽莲会摸着他的脸，说她为儿子自豪。

4

哈蕊特和丽莲留在基督城，房子是丁思戴尔夫人租给她们的。屋里总是散发着木板墙和浆洗熨烫过的床单混合的味道。

丁思戴尔夫人先从杜恩丁搬到爱丁堡，又从爱丁堡到了基督城。她总是说，爱丁堡的干洗店不会把衣服弄得皱巴巴的。

丁思戴尔夫人和丽莲年龄相仿，也没了丈夫，但她身上依然有一种固执的可爱，这种可爱使人觉得她不久会变成别人的夫人，即使她已经有一把年纪了。

虽然丁思戴尔夫人烫衣服时不是那么温柔，但她仍不失为一个轻松细致的人，因此很快丽莲就和她坐在她所谓的“我最好的阳台”上，一边喝着柠檬汁，一边向她讲述她之前所经历的痛苦和狼狽。

丽莲的头发已经灰白了，她从中间把头发分开，梳了一条细细的辫子。丽莲讲她和前夫罗德里克之间的矛盾，讲的时候，她的脸色像面团一样惨白。她甚至没有听到丁思戴尔夫人说，婚姻总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。她幽幽地告诉她的新朋友，她丈夫有一个恶习，并且因此而丧命。

听到“恶习”这个词，丁思戴尔夫人的蓝眼睛顿时有了神采。她把身子

往前移了移。

“哦，恶习？”她有些不解。

“有人不觉得这是恶习，”丽莲解释说，“可我觉得是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恶习？”

“好奇。”

“好奇？”

“是的，罗德里克对什么都好奇。要不是他的好奇，他不会把命都送掉，我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。”

丁思戴尔夫人揭下盖在柠檬汁罐子上的布，重新斟满了面前的两个杯子。这时，丽莲突然意识到这里的阳光很舒服，尽管柠檬汁没有一点英格兰特色，但丁思戴尔夫人似乎在提醒她，基督城自有它独特的美丽，丽莲不应对此熟视无睹。

“我并没有说新西兰不好，”丽莲赶紧说，“我只是想说，诺福克的帕马纳村有我想要的一切，我根本不想离开那里，是我儿子说要忘掉旧世界。一旦他有了这个想法，他就……”

“是的，一旦有了想法，就没法撇开。”

“确实。”

“你丈夫没有给你留下很多钱吧？”

“是的，他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丢下我们母子了。”

丁思戴尔夫人挪挪脚，丽莲注意到她穿了一双质量很好的棕色小靴子。

“那么还是他的好奇心要了他的命。”丁思戴尔夫人眼睛圆睁，她依然很好奇，“好奇心怎么会要了一个人的命？”

丽莲呷了一口柠檬汁。她不喜欢喝柠檬汁，但有人告诉她，在这里你如果不喝柠檬汁的话，就可能染上败血症。

“鸵鸟。”她低声说。

“你是说鸵鸟，布莱克斯通夫人？”

“是的。我真不想说出来，这只会引来别人的嘲笑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：罗德里克是被鸵鸟杀死的。”

自从约瑟夫出发去修房子后，哈蕊特就开始忙着往剪贴簿里填东西。她说这是为了她父亲，亨利·索特（一个地理老师，但却从没去过比瑞士更远的地方）。但她心里清楚这样做也是为了她自己。

在写给她父亲的第一封信里，她说她不指望剪贴簿一开始就很有趣，但是一旦他们白手起家，把属于自己的房子修好以后，她肯定会找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

在沃西斯特街上的一家店铺，哈蕊特意外地发现了这本剪贴簿，封面是皮质的，很漂亮。里面的纸张有点硬，奶白色，很像浆洗过的枕头套子。她想让人用烫金的字母在封面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但是约瑟夫提醒过她不能把钱花在昂贵又不必要的东西上。她只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蔬菜种子、家禽、栅栏、细绳，还有一头奶牛。她知道不应该买这本剪贴簿，可她确实想以此在她的过去和现在的新生活间划开距离。

哈蕊特放进去的第一件东西是一片树叶。她认为这是一片枫树叶。当船航行到塔斯曼海中间时，这片叶子从天而降，飘到了船上——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。

她给这片叶子取名“从天而降的树叶”。她放进去的第二样东西是从装中国茶叶的盒子上撕下来的商标。她是在店名叫“里兹”的商店里买的这盒茶叶。商标上画了两只白鹭，脖子靠在一起，背景是一些中国字。哈蕊特觉得这张商标很漂亮，很有异域特色，因此她将此命名为“初次购茶”。